

301 室：打工者之歌（组诗）

文 / 刘 华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金奖

老 乡

他心里的疑窦似张开的扇贝
罔顾而言其他
当我问起他的名字。
九江人潘总后缀的“总”字
是无意义的，他像半路闯进马拉松
队伍里的人，深入到 301 室群众中
是他说出“瞎 JB 扯淡”这句
后来的公共口头禅后

他到来之前是一名厨师
但李老板的火车票，前往了吉林的淘金路
他不适宜冰天雪地，所以在长沙
住 10 块钱一天的招待所
跟一名叫“贺老板”的人卖快餐
虽然他当初应聘的是厨师

对于他神秘失踪的一个夜晚
他说他在婚网上遇到一个女人

通电话时，他的遭遇将自己感动地
哭了。那个开双排量轿车的女人
趁着夜色将他接到了 200 公里外的株洲市

多年的江湖经验粉饰了他的嘴巴
毛志说，潘总喜欢耍点小聪明——
他介绍一份 2 小时 100 元的传单工作
第二天却让我们交身份证去办
违法的信用卡，他收取 100 块介绍费
说那是“行业规矩”不能破

后来，听从网络红娘的安排
他提着三大包衣食住行去了湘阴
想起那晚他提起的梦想，他说要收集
湖湘名菜，当一名厨。
听着镂空的大厅，我们说不出话来
毛志用左手摸着嘴巴说，好像少了点什么

血脉

毛志，或者毛智，在 301 室
像空瓶子般轻飘飘。这个半路
退伍的军人，据说在一次实训中
右手掌被意外粉碎了骨头
他强悍的左手冒领右手的身份
他翼翼藏着这缺憾的命运右手

令人视为传奇的地方
是他描述前往新疆的火车上的往事
“你说一个字，她信你一句话。”

在火车上，他曾拉着一位新疆姑娘
去滚滚红尘里流浪

毛志来 301 室之前卸下了
包工头的帽子：振振有词的朋友
令其获得“返工”的成绩单
前往 4S 店提车的欲望
像雨后捋平的湖面

为了孩子不像自己的圈子一样贫瘠
毛志将 7 岁双胞胎送往私立的贵族象牙塔
因此在 301 室，为省一盒快餐钱
甘愿在“老干妈”的关怀里煮阳春面

1 月 15 日，毛志去工地当搬运工
同往的潘总干了一天被辞退，据说
第三次往 18 楼搬运窗玻璃时
由于肾虚打碎一块。
张文浩两脚发软，差点掉下 25 楼
半天后便返回到烟雾呛鼻的网吧

烟头像机关枪吐出十几梭弹壳
还未及换掉泥水的裤子，就畅想着
恢复自由的日子。毛志说，“最舒服的事
在结束二十天的活后，去‘碧涛阁’
花 89 块享受一个惬意的夜晚。”

当潘总、周承志、严文华……
一个个在长沙温柔的夜色中消失
毛志还在 301 室硬实的床上

默数回乡的日子。他说他的人生之书
翻到最后一页，唯有一事：
将自己的家国理念，浇灌在
子孙的基因版图中。血脉
将绵延在毛氏家族的文化里

刀山火坑

“明天就要去刀山火坑的日子了。”
说这句话时，室友张文浩
立在铁架床边，结巴了几次，仍旧
记不起“刀山火海”这个成语。

大学毕业后，他随来校招聘的
医学仪器销售公司到云南大理
如今回到故城的他
一面抬高往事，一面压低当下
赤裸裸地露出悔意：要是再坚持
两年，香车宝马，美女在侧

而现在我们走在芙蓉北路，去衡阳鱼粉店
吃一碗9块钱的鱼粉抵消这漫漫长夜
我们睡在一个房间，同样
被透骨的寒冷滋扰，薄薄的棉被
半夜被西伯利亚季风两次咬着脚指头醒来
在迷蒙中越抱紧自己，孤独越浓重
一种透骨冷的孤独并不是
每具身体都能接受。

很多个日子，他独自前往

烟雾袅绕的网吧。或与周承志一道
享受温暖的空调与游戏
他精神知足地度过
漫长的夜，当我清晨醒来
他回到宿舍，由于欠着电费
他脸也不洗，脱掉裤子就钻进了被窝

一年又将过去，而银行卡的账单
还拖着负数的长尾巴，谈起家中的景状
他满脸愧疚，甚至描述父母惆怅的
脸庞，狠狠的口吻

热爱阳光的人，总能找到渡河的办法
譬如从网吧烟雾中醒悟的张文浩
刚刚从拖泥带水的毛志口中
谋到一份工地上的苦差
他声势大而空荡，说明天去试试运气
看看自己的骨头能否将沉重的
玻璃幕墙，扛至 120 米的高楼

当他表述完自己的意志
街边的鱼粉店炉火旺盛
剖开了十余条清晨上岸的草鱼

偏 见

去年 5 月深圳战船被海浪打翻
从鹏城退到故楚的
周承志，本在上市公司
盘旋于总经理助理的高空

心中的桂冠，货币的诱惑
使他卸下巨舰上的战甲，独自
扬起创业的风帆。一场天灾
使一船货物被大海掀翻

在资本世界里丢盔弃甲
信用卡被过度地灌醉
他只好胡乱花费自己的身体
无数夜晚在游戏的摇头丸里
烟是最吻合的出气筒
时间于他而言如一团稀泥
肉体于他而言是一副皮囊
被他骄纵滋长的甲亢
沿着 180 斤肥沃的田垄
一刀刀将其削至贫瘠的 90 斤

从一场网游比赛后，张文浩对周承志的
评价：太骄傲。在领先的行军中
他不顾自身的职责，最终导致
溃败。但他执拗地将失败撇给团队
此后，我怀疑去年那场崩塌的生意
源于虚构中的自然灾害

他的口袋里除了马特莱法则
各种原理、定律，及心灵鸡汤外
还有鲁迅、巴金、冰心……
不眠的夜晚，他夹着一根白沙
跷着腿在客厅黑暗中的木椅上
喊住我睡眼惺忪的脚步
不管谈点什么，他说他都能

甚至被反复咀嚼的历史

哦，这种时候，借口的根系
总是过分旺盛。除了生活本身
还有什么好谈的
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我们的口水
又患上了欲言又止的毛病

白天与黑夜的颠倒
契合网吧的属性，也暗合
他胸中不断坠落的蝴蝶
一个早晨他从游戏中返回
将唯一过冬的棉服扔进洗衣机
他看着镜中光溜溜的瘦削的身体
仿佛得到了什么暗示
第二天他走进街角的打印店
出来后捧着两张个人简介——
我以为他对生活失去信念
原来是我对这个世界有些偏见

发表于《赣西作家》2022年第4期